

列寧叢書之一

# 左派幼稚病

列寧著 紀華譯



列寧叢書之一

左派幼稚病

著者 列寧  
譯者 紀華

---

廿年且日

中國進版社刊行

左派幼稚病

版權	著者	列寧
	譯者	紀華
	發行所	中國出版社
	經售	全國各大書店
	出版日期	二七年一月十五日
	冊數	1 — 5000

實價  
二角五分

## 目 錄

第一章	俄國革命的國際意義何在？	一
第二章	布爾塞維克黨人勝利底主要條件之一	四
第三章	布爾塞維克主義史中之主要階段	八
第四章	在工人運動內與何種敵人爭鬥才使布爾塞維克主義成長壯大和堅固起來	一四
第五章	德人的『左派』	二三
第六章	革命黨人應否在反動的職工會內作工？	三二
第七章	應該參加資產階級的議會麼？	四二
第八章	絕不妥協麼？	五三
第九章	英國的『左派』	六五
第十章	幾個結論	七九
	補遺	九三
	第三章的幾個註釋	一〇四
	人名索引	一〇八



## 第一章

### 俄國革命的國際意義何在

在俄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俄舊歷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即西歷十一月七日）後的最初幾個月看來，似乎落後的俄國與先進的西歐各國的極大差異，要使將來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會和俄國很少相似是的。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很豐富的國際經驗，這些經驗十分明確地指示我們革命在幾個主要表徵，並非祇有地方的，特殊民族的單獨俄羅斯的，而的確含有國際的意義，我這裏所謂國際的意義，並非就其廣義而言。如果就我們革命對於各國的影響而言，則我們革命中，不祇幾個表徵，而且一切主要的和許多次要的表徵，都有國際的意義。不是的，我乃是就字的最狹意義而言，此地所謂國際的意義，是指已實現於俄國的，要在國際上覆演的國際意義或歷史必然性。這樣去看，那麼應該承認我們革命中某幾個主要表徵，是具有這樣的國際意義的



如果誇張這個真理，把他引伸到幾個主要表徵以外，那自然是很大的錯誤。同時將來如果在任何一個先進國內，無產階級革命得到勝利，那麼很可能地又會發生一種劇變：那時俄國再不能以模範自居，而又成爲落後的國家（就社會主義的與蘇維埃的意義而言），假若忽略了這一點，也同樣是錯誤的。

但是在目前歷史的階段上，俄國的模範，總已多少給各國指出他們在最近將來所不可避免的某種切身事實。各國先進的工人早已懂得此點——雖然舊時並不能那樣完全懂得，但他們却真能以革命階級的本能感覺到把握到這些。由此可見蘇維埃政權以及布爾塞維克主義之理論與策略根據的國際意義（狹義的說）。可是第二國際『革命的』領袖們，和德國的考茨基（Karl Kautsky）奧國的鮑克爾（Otto Bauer）阿得來（Friedrich Adler）之流，却全不能理解此點，所以他們也就因此成爲反動者，成爲最下流機會主義與叛賣階級行爲的辯護士。就中一九一九年在維也納出版之「世界革命」的小冊子，特別明顯地表現了他們底整個思想進程和思想範圍，正確點說，表現了他們底昏聩，淺薄，卑污與甘心叛賣工人階級利益等的喪心病狂——而这一切，却都在『保障』『世界革命』這一理想的美名下進行的。

關於這本小冊子，祇能以後有機會時再來詳細評論。現在我們只要再說明一點，在很久很久以前，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尙非叛徒的時候，他以歷史家的態度，去研究問題，他預先看到將來會有這種形勢，使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將成爲西歐的模範。這還是一九〇二年的事，當時他爲革命的火星報，作「斯拉夫人與革命」一文，內面曾說：



## 第二章

### 布爾塞維克黨人勝利底主要條件之一

現在任何人都看到了，如果我們黨內沒有真正鐵的嚴格紀律，如果沒有全體工人階級羣衆盡心竭力的擁護；即是說如果沒有能深思，忠實，捨身作則具極大影響，能領導和吸引落後成份的那些人的擁護，則布爾塞維克黨人不但不能撐持兩年半政黨，便兩個半月也撐持不住的。

無產階級專政是剝階級向其更有力的敵人——向資產階級的最艱苦最激烈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雖然在一國內被推翻，然其反抗力必更加强十倍。因其勢力不僅建立在國際資本底力量上，不僅建立在資產階級之國際密切聯繫上，而且也建立在習慣力與小生產底權力之上。不幸小生產留存下來的還很多很多，他可以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然地大量地胎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種子。因此之故，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如無長期的，堅決的，生死的戰爭，——即具有耐甘



苦，守紀律，剛毅勇敢，不屈不撓，意志統一這種精神的戰爭，就決不能戰勝資產階級。

我再重說一遍，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專政底經驗，已給一般對此問題沒有理解頭緒或不曾理解過的人們以一清楚的指示；即無條件的集中化與無產階級嚴格的紀律，乃是戰勝資產階級的主要條件之二。

這句話說的多，但他到底是甚麼意思，在何種條件下才有可能，一般人却很少加以着想。除對蘇維埃政權及布爾塞維克黨人致歡迎辭外，是否更應時常對於布爾塞維克黨人，何以能夠造成革命無產階級所不可缺的紀律之原因，作深湛的分析。

布爾塞維克主義之成爲一種政治思潮，一個政黨，實自一九〇三年始。只有布爾塞維克主義存在的全期歷史，才能充分說明布爾塞維克主義何以能夠在最困難的情形下面，養成而且保持無產階級勝利所必需的鐵的紀律。

這裡最先發生的問題，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紀律，係建立在何種基礎之上？怎樣去運用它，鞏固它？第一，在於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自覺性，及其對於革命的忠心堅毅力，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第二，則在於能同廣大勞動羣衆——首先同無產階級。同時也要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聯絡，接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說和他們融成一片。第三，在於此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之正確，政治的策略與戰略之正確，而且要使廣大之羣衆，能由自己的經驗，確信它的正確，倘若沒有這些條件，則在一個革命的政黨中，即真正配作那推翻資產階級，改造整個社會的先進階級之代表的政黨中，便沒有辦法來實現

紀律。沒有這些條件，則凡一切建設紀律之企圖，都將不免流為虛誕空談和笑話。此外這些條件不是一下子所能夠產生的。只有經過長期工作，困苦經驗，才會產生。正確的革命理論，更促進他們的形成。此理論自身，並非信條，而是在與真正羣衆革命運動底實際的親密結合中，鍛鍊出來的。

布爾塞維克主義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異常困難的情形下面，所以能夠造成和實現最嚴格的集中與鐵的紀律，其原因則在於俄國無數歷史的特徵。

一方面，布爾塞維克主義，站在馬克思理論底最堅固的基礎上，於一九〇三年產生。這個——也只有這個——革命理論的正確性，不但由整個十九世紀中全世界的經驗所證明，而且更特別由俄國革命思想中之迷罔與游移，錯誤與失望等等的經驗，證明其千真萬確。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半世紀中，處於極端蠻暴與反動的沙皇底壓迫下；俄國進步的思想界，曾熱烈地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以驚人的憤勵與嚴密，探索歐美關於這方面的『最後一言』。俄國以半世紀內空前的困苦與犧牲，驚人的革命勇氣，非常的戮力與熱誠，探索和研究，實際的考察，失望，試驗，歐洲經驗的參照等等，方領悟馬克思主義是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因為沙皇帝制所逼迫，不得不出亡外國。所以革命的俄國，在十九世紀之後半期，獲得這樣豐富的國際關係，能這樣地熟知革命運動底世界形式與理論，使之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能及。他方面，在花剛石似的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布爾塞維克主義，又經過十五年（一九〇三至一九一七年）的實際歷史：其經驗之豐富，無他國可與比擬。就革命之經驗言，就各種合法的與非合

法的，和平的與暴烈的，秘密的與公開的，小團體的與羣衆的，議會主義的與恐怖主義的等等運動轉變的迅速和複雜言，任何國家在此十五年內，不能與俄國所經歷者同日而語。在這樣短的時期內，沒有一個國家，能像俄國，匯集這樣多的現在社會內一切階級間鬥爭底形式影像，與方法，因俄國之落後與沙皇的殘暴壓迫這種鬥爭更加速成熟，這種鬥爭使俄國特別熱烈地敏捷地領悟歐美政治經驗之「最後一言」。

## 第三章

# 布爾塞維克主義史中之主要階段

革命的準備時期(1603——1905)

到處感覺到大風暴之逼臨。在一切階級內，醞釀與準備。國外僑民底報紙，在理論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根本問題。三個主要階級即三個主要政治派別——資產階級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掛着『社會民主』與『社會革命』招牌的派別），與無產階級革命派——底代表，以綱領上與策略上的苦戰，預示和準備將來公開的階級鬥爭。凡羣衆在一九〇五——〇七年，與一九一七——二〇年間用武裝鬥爭以求解決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而且必須）在那時報章上，追尋他的蹤跡。在這三個主要派別中間，自然還有無數其他居中的，過渡的，動搖的形式。正確點說，在機關報，政黨，政派，政團等的鬥爭上，形成了真正階級的政治思想的派別。各階級鍛鍊着他們思想上與政治上的武器，以準備着未來的廝殺。

## 革命時期(1905——1907)

一切階級都明顯的出場了。一切綱領的與策略的見解，都爲羣衆行動所校正。罷工鬥爭之擴大與激烈，爲空前所未有。經濟罷工一轉而爲政治罷工，政治罷工再轉而爲暴動。領導的無產階級與游移不定被領導的農民中間之關係，得到實際上的校正。在鬥爭底散漫的發展中。產生了蘇維埃的這種組織形式。那時關於蘇維埃意義之爭論，已預示一九一七——二〇年間未來的偉大鬥爭。議會形式鬥爭與非議會形式鬥爭，抵制議會策略與參加議會策略，鬥爭之公開形式與非公開形式及其相互關係與聯絡等等之轉變，都令人驚訝其內容之豐富。若就羣衆與領袖，階級與政黨對於政治科學原理的學習而言，則這時期底每一月，實等於『和平的』『憲法的』發展中之一年。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勝利，將成爲不可能。

## 反動時期(1907——1910年)

沙皇帝制勝利了。一切革命的與反對政府的政黨，都失敗了。消沉，頹喪，分裂，解體，叛變，與夫風月的詞章代替了政治的地位，唯心論的哲學趨向加厲了；神祕玄學，成爲掩飾反革命情緒的工具了。但同時亦即因這種大失敗，正給革命政黨與革命階級以真正的最有效的教訓，給以歷史辯證法底教訓，給以領導政治鬥爭的理解，能力，與藝術的教訓。患難中正可以結識知交。戰敗的軍隊，正可以學得許多很好的經驗。

勝利的沙皇，不得不將資本主義前期的，宗法社會的殘餘，趕快加以掃除，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前進甚速。

於是一般超越階級和非階級的幻想，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

亦從此煙消雲散。階級鬥爭，乃在旗幟更顯明的新形式上，向前發展着。

革命的政黨必須不斷地學習，他們學習了怎樣進攻。但現在還須要懂得怎樣正確地退却的科學，以作進攻科學之補充。他們須懂得一革命的階級已在自己痛苦的經驗中懂得了——如果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就不能期望勝利。在這次被打敗的反對黨和革命黨中，布爾塞維克黨最退得旋職不紊。其『軍隊』之喪失最少，主力之保存最多，分裂最微（就其深淵與不可救藥而言），頹喪最輕，大規模地，正確而果毅地板復工作之能力最大。布爾塞維克黨之所以能如此却，在其能夠無情地揭破并驅逐出一般口頭革命家，這些人不顧了解退的必要，與怎樣退却，他們不了解在最反動的議會中，最反動的職工會中，協作社以及保險會等等組織中學習公開工作之必要。

#### 革命高漲時期(1910—1914)

最初發展的非常之慢，到了一九一二年列那事變 (BgebiusseinLenagebiet) 以後，便略微快些了。經過很大的困難，布爾塞維克人把孟塞維克打退了。孟塞維克黨人祇是工人運動中資產階級的走狗。整個資產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以後，早已看清了他們的作用，所以盡情幫助他們來反對布爾塞維克黨。如果布爾塞維克黨不善於把秘密工作和『必需利用公開機會』這一原則聯繫起來，而運用之於實際，則必不能得此效果。在最反動的議會中，布爾塞維克黨，卒能獲得了全部工人底議席。

####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1914—1917)

在『議會』極端反動的形勢下，公開的議會政策，給革命無產階級



底政黨（布爾塞維克黨）以極大的利益，布爾塞維克黨底議員，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在那時國外僑民底報紙中，一切社會帝國主義，社會狹義愛國主義，社會愛國主義，不澈底的與澈底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以及革命的反對和平主義幻想的種種意見底影像，都表現得淋漓盡致。第二國際的書齋與老婦們，平素意氣豪揚不可一世地嘲笑俄國社會主義內『派別』複雜，鬥爭劇烈到這樣，當大戰把一切先進國所盛稱的『公開』可能取消後，便手足無措起來，甚至連像俄國革命黨人在瑞士及其他國家自由（祕密）交換思想，自由（祕密）商確正確意見的這種可能，也不能辦到。正是因為如此，所以那些社會愛國派與考茨基派，是無產階級的最下流的叛賊。一九一七——二〇年間布爾塞維克主義之所以能夠勝利，就是因為自一九一四年以來，他便無情地揭破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與『考茨基主義』（法國朗格主義 Longst Isms 英國獨立工黨首領與費邊派們底見解意大利的屠拉第 Turati 等盡是一邱之貉）之卑污無恥，羣衆本着他們自己的經驗，自然會確信布爾塞維克見解之正確。

#### 俄國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

沙皇帝制的無限零落與凋敝（加上痛苦萬分的戰爭之打擊與負擔），造成了一種非常的破壞力，以攻打他自己。幾天的功夫，俄國便變成了德謨克拉西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在戰爭情形下，都要自由些。和在很『嚴格的議會主義』的國家內一樣，反對黨，革命黨的領袖，開始組織政府。過去在反動議會中反對黨領袖底聲名却促進他後來在革命中的作用。

孟塞維克黨人與社會黨人，在幾個星期內，已經得心應手地學

會，第二國際歐洲的英雄們，總長老爺們，以及其他機會主義浪人們的一切方法手腕，與一切論據詭辯了。我們現在讀到率得曼 (Scheidmann) 與惱斯克 (Noske)，讀到考茨里與希爾菲丁 (Hilferding) 讀到倫乃爾 (Renner) 與奧斯特里刺 (Austerlitz)，讀到鮑爾宛 (Otto Buer) 與呵得雷 (Fritz Adler)，屠拉第 (Turati) 與郎基 (Longuet)，以及英國的費邊派獨立工黨領袖們底東西，總覺得是(事實上)是這樣一種乾枯無味的複述，陳言濫調的重唱而已。然這些，我們都從孟塞維克那裏領教過了。歷史開着玩笑，使落後國家的機會主義者，反凌駕無數先進國家的機會主義者而上之。

第二國際一切英雄們底破產，他們在蘇維埃和蘇維埃政權底意義與作用之問題上的丟醜，尤其是現在脫離第二國際的三個主要政黨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法國朗基黨人，英國獨立工黨) 底領袖們，對此問題之窘迫異常，進退維谷，他們為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成見之奴隸的證實 (完全與一八四八年時自命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小資產者底精神，一般無二)，這對於我們並沒有什麼新奇，因我們在孟塞維克底鏡子裏，已經完全看過這些醜態了，歷史開了這樣的玩笑，它使俄國在一九〇五年產生了蘇維埃；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間，它又使蘇維埃為孟塞維克所改換面，而這些人因不能了解蘇維埃之作用及其意義，以至破產；現在蘇維埃的思想，茁生於全世界，以從未有之速度，散播於各國無產階級中間。第二國際的老英雄們，也和我們的孟塞維克一樣，因不能了解蘇維埃之作用與意義，到處破產。經驗已經證明：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幾個最主要問題的解決，一切其他國家也不得不複演俄國的經驗。

布爾塞維克黨在反對議會制的(實際上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以及反對孟塞維克的勝利的鬥爭上,是經過一番很審慎地發動和準備的,絕不像現時在歐美各國所常遇到的那種意見。在上述時期(二月至十月底開始),我們並不會立即號召推翻政府,而只是說明若不先行變更蘇維埃內部組織底成份及其情緒,想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們並不會宣告抵制資產階級的議會,抵制立法會議,而只是說——自一九一七年我們黨底四月會議起,便使正式用黨底名義說:有立法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比沒有立法會議的好些,但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却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議會共和國,又好得多。倘沒有這樣謹慎的周詳的遠大的期長的準備,那麼,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恐怕我們既得不到勝利,更保不住這個勝利。